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棋盤鎮

刘惠强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棋盤鎮

刘惠强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棋盘镇/刘惠强 著.

-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1.6

ISBN 7-80094-993-1

I. 棋…

II. 刘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4432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 100021

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25 字数 332 千字 插页 2

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定 价: 20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刘惠强，1953年12月25日生，北京市昌平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铁路作家协会理事，北京铁路局创作员。曾出版过《古尘》等中短篇小说集。

内容提要

一座历史悠久、富有传奇色彩的小镇，生活着一群善良、淳朴的乡民。卢沟桥的枪炮惊破了他们的美梦，日寇的铁蹄践踏出斑斑血痕，厄运首当其冲地落到了小镇女人们的头上。忍无可忍的百姓，在棋盘一般的街巷里，与日寇展开了一场无声的较量。妙手回春的老中医古宁玉，借瘟疫流行之机，巧用医方，使鬼子们彻底丧失了再逞淫威的功能；手艺超群的木匠郑三把式，沙丘大战，利刃怒劈鬼子头；出手必得的“神偷”侯富贵，炮楼内施展身手盗回国宝“九龙金盘”……同时塑造了色艺双绝、敢求真爱的妓女柳子芸，水性杨花、性欲强烈的从良“窑姐”吴氏，为女人所累的古仁堂传人古德厚，心狠手辣的警察所长高大雄等一批人物，围绕着他们的命运与遭际，摆下了一盘情感纠葛的未了残局。

责任编辑：卢昌五

潘爱平

封面设计：大盟文化

ISBN 7-80094-993-1



9 787800 949937 >

ISBN 7-80094-993-1/I · 518

定价：20.00 元

民国二十六年春，尽管是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可春天还是带着旺盛的生命力，执着地染绿了棋盘镇的大街小巷，给小镇人带来新的希望和慰藉。

这天，古宁玉依然起得很早，他洗漱完毕，又给院里的花草浇了些水，便独自朝大门外走去。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了，不管有事没事，不论事急事缓，他从不睡懒觉，一直奉行着早睡早起身体好的古训。尤其是近些天，他总觉得心里像有什么事似的，觉少，起得也就更早一些。家里人都还没起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他轻步走出大门，返身将门虚掩了，这才顺着门前的石板路朝镇北的鼓楼方向走去。

棋盘镇的石板路是一色的花岗岩铺成，但因年久失修，大部分石头已经风化、碎裂，变得凹凸不平，走在上面便觉得很不舒服。好在古宁玉久居小镇，对这石板路早已了如指掌，所以走起来并不觉得费劲。

古宁玉走到鼓楼下没停步，而是顺路右拐，直奔镇子东门。他走得很快，不一会儿已觉身上有了些潮气，这才放慢脚步，抬头看时已到了东门下。城门紧闭着还没开，他抬头看看东方泛红的天，不禁想：如若不是战乱，这城门是早该开了的。一想起战乱，他多少有些心烦，不再想下去，也没在城门下留步，伸伸腰，吸几口清凉的空气，转身从原路踱回来。

清晨散步是古宁玉长年养成的习惯，因他是中医，懂得养生之道，自然知道晨炼对人身体有好处，便几十年坚持下来，眼下

虽已年近花甲，看上去却精神矍铄，不见一点老态，好像五十出头的模样，身体不胖不瘦，头发不稠不稀，两眼炯炯有神，很有点仙风道骨的神韵。

棋盘镇管教书、看病、看风水算命的人统称先生，算命的不说，教书和看病这两种先生最受镇民尊重。镇里看病的先生不多，又是个谁也离不开的行当，因此也就更得镇里人尊敬，和教书的先生一样，颇受镇民仰慕。书念不好，前程自然无地去找，身体不好，有了前途也是枉然，一个把握仕途，一个把握性命，小镇人自然懂得这些。

回来路上不断有人和他打招呼，这自然也是很平常的事。棋盘镇与他相识的人十有八九，这当然不仅是因他在棋盘镇住的时间长，更多的则因他的医术高明。棋盘镇既有财主，也有贵人，甚至还有满清时的进士，但这些人的知名度却都远不如他，因他的医术在小镇上手屈一指，有口皆碑，所以，上至乡绅官吏，下到贩夫走卒，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。

古宁玉不时和熟人拱手点头，微笑致意，话却很少，人们知道他话稀，平时不苟言笑，自然也就无人纠缠于他。

正走着，迎面走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，只见他虎背熊腰，上身一件粗布白夹袄，下身一条青布肥腿裤，一双踢倒山的大鞋，走起路来“蹬蹬”作响，足下生风。这人三十八九岁，皮肤黝黑，黑里透红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阔；肩上挑一副木匠挑子，“吱吱”正走得自在，老远看见古宁玉，不等先生开口，忙笑着迎上来说：“古先生，您早呀！”古宁玉也认出了他，笑着回道：“三把式，你也不晚呀！”

被称作三把式的人走到古先生面前停住脚步，把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，大着嗓门说：“柳村有户盖房的，俺早点去，那活儿紧。”

“噢，这段日子还好过吧？”

“好过、好过，春起，盖房的人家多，也能多挣点儿。”

古宁玉点点头说：“有什么难处别忍着，到家去。”

“哎，谢谢古先生，有事俺一准儿找您。”

“客气了客气了，有事尽管说。”

“那俺走了。”

“嗯，这……”古宁玉似还有话，却没说出口。

“先生，还有事？”

“啊……不，没事，没事，有工夫到家坐吧。”

“哎。”三把式说完，朝古先生笑笑，挑着担子走了，那脚步声依然很响。古宁玉看着三把式消失在街头拐角处，轻轻摇摇头，这才继续走自己的路，可心里却想：这日子也真是够他苦的呢！

三把式姓郑，大名郑三功，是镇子里难得的木匠加裱糊匠好手。三功的父亲过去在镇子里就是个有名儿的木匠加裱糊匠，妻子早逝，膝下三子，原来有心将三个儿子培养成木匠或裱糊匠，也好有个糊口的饭碗，可大功和二功不听话，说这差事既累人又挣不着钱，还不是一辈子受穷？结果大功当了搬运工，后来听说下了天津卫，再后来就没了音讯。二功见大哥走了，在家呆着甚觉没劲，就跟着一个在街头卖艺的人学卖狗皮膏药去了，后来上了哪谁也说不清，家里就只剩下了三功。这三功倒是听话，认真跟爹学手艺，可手艺学得差不多，爹却一病不起，没几天就命丧黄泉……

郑三功手艺学得扎实，没多少日子就成了棋盘镇有名的木匠加裱糊匠，再加上他为人正直厚道，在棋盘镇的口碑不错，后来人们就不再称呼他大名，而只尊称他为郑三把式了。把式在小镇是个特殊的名词，凡是有一门绝活或好手艺的人，镇里人都称为把式。

近来古宁玉听说郑三把式跟镇里一个寡妇有点不清不白的，

是真是假不知道，可他总想找个机会说说郑三把式，“寡妇门前是非多”，他担心因一个寡妇害了“把式”的好名声，可一直没得空，刚才有心说他两句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心想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到底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呢？说了，万一没有，自己没了退路，可不说？要真是那么回事，岂不……嗯，凭私人关系，还是找个工夫说说他吧。

古宁玉心里想着郑三把式的事，不料有个人从斜刺里直朝他走来。开始他并没在意，直到那人挡住去路他才看见，想躲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“古先生，您遛弯儿呢？”

古宁玉一听这一口浓浓的天津口音，就知道站在眼前的是东街的史长生了。

史长生有一副不太强健的身板，两条瘦腿像是两根秫秸杆，走起路打晃，一张刀条脸黄里透灰，不见一点生气；眉毛挺稀，两粒老鼠屎般的小眼睛却是滴溜乱转；头发挺长，从中间分条大缝儿，那头油像要流下来似的。

古宁玉一见是他，脸色顿时沉下来，眼皮往下一耷，鼻孔里喷出两股不屑，一句话没说，抬腿就走，不料史长生却伸手拉住他，脸上满是笑，竟找不出一丝气恼的样子。

“哎，古先生，镇里人都说您老为人忠厚，从不嫌贫爱富，怎么见了我就这样？再说了，咱好赖也是一个镇里的人，乡里乡亲的，您总不能不搭理我吧？”

“我从来不与鸡鸣狗盗之徒为伍，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“哎，您老这话可就错了，我怎么就是鸡鸣狗盗之徒？我在咱棋盘镇可是有功之臣呀。”

“你对棋盘镇有功？哈……果然恬不知耻，否则怎会从事那种下九流的勾当。”说完这话，古宁玉甩手就走，不料史长生把手臂一张说：

“古先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其实您和我一样，干的都是人所需要的，这玩艺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再说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交情总还是有吧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古先生厉声喝道：“我是棋盘镇的名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把棋盘镇的风气搞成这样，还敢与我相提并论？快滚，我古家永远不会跟你这样的人有什么交情！”

“话可不能说得太满，俗话说，食色乃人生第一需要，您敢说永远……”

“当然敢，我古家人堂堂正正，永远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下三烂勾当。”古先生说完，抬手将史长生推到一边，大步流星扬长而去。

史长生见古宁玉居然一点面子不给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后槽牙咬得“咯咯”直响，他跺跺脚，使劲吐口吐沫，指着古宁玉说：“好！姓古的，咱们走着瞧，我要不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，你也不认得我史长生！”说罢，他把头发朝后一甩，转身奔了西街。

大清早碰见史长生，古宁玉自认晦气，几年来，他从不与他打交道，全镇他最恨的就是他了，他觉得是史长生败坏了棋盘镇的风气。

这史长生何许人也？原来是个开妓院的老板。

棋盘镇历来人心向善，民风淳朴，这多年以来，镇里从来也没有妓院，即使有那么几个被生活所迫，靠卖笑为生的女人也都是在家偷偷摸摸干，镇里人管这叫“暗门子”，对这些暗门子大伙当面不说啥，背地里却免不了戳脊梁骨，镇里人也很少有人去。几个“暗门子”也就是挣那几个光棍汉或外地到镇上打工人的钱。可是，几年前镇里来了这个史长生，据说凭着他跟镇长史明稷有点什么亲戚关系，一天到晚在镇里游手好闲没事干，后来居然买下西街一所院子开起了妓院，还取名“怡春坊”。

“怡春坊”本是个小财主的私宅，在西街的一个高台阶上，

财主姓黄，原来做油坊生意，虽然不趁什么大钱，但在镇子里也算有点名气。黄财主家日子过得红火，每天门口车马轿子不断，谁看了谁佩服。不料黄财主命太薄，有年冬天得了场病，没几天就一命呜呼。老财主有俩儿子，大儿子先天智力不全，仨多俩少都闹不清；二儿子没毛病，也最受父母溺爱。俗话说：“棒打出孝子，娇宠有逆儿”。这老二从小学了一身毛病，爹这一死，更是没了规矩，没几天工夫就学会了抽大烟。那大烟如何碰得？即使万贯家财也供不起一枝烟枪呀！结果，老爹苦经巴业积攒下的那点家产不出几年就让他抽了个精光。没钱不要紧，烟总不能断，他就开始变卖家产，最后把房子典给了史长生。

史长生原来一直在天津卫混，是个专开妓院的老板，后来因为一个妓女的事跟人家干了一仗，不想对方势力大，有靠山，占了他的地盘不说，还扬言要灭掉他，实在没辙，他才逃离了天津卫，投奔到棋盘镇。当然，临走他也没便宜了对方，放把火把那个妓院点了……

史长生逃到棋盘镇后，别的啥也干不了，整日胡混闲逛，仍然伺机在镇里开个妓院，就在这当口，黄家老二抽大烟没了钱，要卖自家宅院，史长生一听，二话没说就买下了这个院场。房子到手后，他立刻开始装修布置，没几天“怡春坊”就开了张。也不知他从哪儿买了几个妓女，一天到晚站在“怡春坊”门口，花枝招展，诱引嫖客。从那天开始，棋盘镇才结束了没有妓院的历史。尽管镇民们对这有伤风化的做法十分不满，可史长生有镇长史明稷做主，别人自是奈何不得，大伙也只好听之任之。因为“怡春坊”在一个高台阶上，人们又懒得叫它“怡春坊”，所以“高台阶”便成了棋盘镇人对妓院的特定用语，只要一说“高台阶”，人们就知道指的是什么地方了。

“高台阶”是一所挺大的四合院，青砖合瓦，方砖铺地，很是讲究。这院子正门朝北开，两扇木门油得锃亮。进得大门就是

院子，十几棵石榴树长得非常茂盛。院子里北房为正，一溜五间，刚好和南房对称，东房四间，西房四间，四四方方，就像棋盘城一样。自从“怡春坊”开张以后，大门口便挂起两只红灯笼，从傍晚一直亮到清晨。

刚开始“高台阶”的生意并不红火，几乎没有人去，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这地方慢慢红火起来，有时还有镇子外边的人专程来这儿消磨时光呢。当然，去的多是些贩夫走卒、无家无业的人，镇里依然很少有人涉足。

古宁玉本来就是个正人君子，对史长生这样的人自是嫉恶如仇，恨之入骨，逢人便说棋盘镇的风气都是他败坏的，恨还恨不完，哪还愿意搭理他？不想今天大清早就碰到了他，这使得古宁玉甚觉不快。

史长生也曾到古家看过几次病，古宁玉碍于自己是个先生，不能不给求医问药之人看病，但除了看病，自是多一句话没有，他真是从骨头里看不起这个史长生。

古宁玉经营的“古仁堂”药铺座落在棋盘镇的南街，南街本来就是镇子的繁华所在，再加上药铺坐东朝西，正面临街，门楣上还有块“妙手回春”的牌匾光彩夺目，就显得“古仁堂”更加显鼻子显眼了。

说起这块“妙手回春”的牌匾，还有一段来历呢……

棋盘镇看病的先生本来也没几个，名望就数古宁玉大，提起古先生，棋盘镇及附近十里八乡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古先生不但病治得好，为人也厚道，镇民们对他很是敬重。古宁玉最拿手的就是治妇女病，对妇女病的研究可说是到了炉火纯青、出神入化的地步。什么月经不调、子宫寒症、腰酸腿疼、不生不育，在他手里根本算不上什么病，尤其是不生不育，在别的先生那儿视为畏途，可古先生一治，无论什么原因，少则仨俩月，多则半年一载，一准能身怀喜孕，了却终生遗憾。棋盘镇人最推崇的名言就

是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有了这一绝活，古老先生当然也就越发地有了名气。不但小镇如此，就是北平城里也经常有人慕名到棋盘镇找古先生求医问药。

三年前，北平城里有个姓常的人来到棋盘，据说是个不小的官儿，可娶了媳妇以后，好几年也不见媳妇怀孩子，先生没少求，药也没少吃，就是不见女人肚子有动静。后来他听说棋盘镇的古先生能治这病，报着试试看的心思来到棋盘镇。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名医诊治，所以他根本没把古宁玉放在眼里，当时就夸下海口：只要能治好这病，一定送块金匾挂在“古仁堂”的门口。

对这话古宁玉不以为然，透过那层不信任的目光，古宁玉只是笑笑，没有说话。他从话里话外了解到那女人已吃了不少药，就怀疑这病可能不在女人而在男人身上，所以他出人意料地为常先生把了脉，配了药。姓常的半信半疑，嘴角掠过一丝不屑，拿着药扬长而去。可不料事隔半年，常先生的女人竟真的怀了孩子……

君子一诺千金。

常先生果不食言，他特地请了位书法家，写下“妙手回春”四个字，又找来精工巧匠，选取一块六尺长短、四尺高低的上等楠木，将那四个字雕于木上，用金粉镀之，又选一黄道吉日，专程将牌匾送到“古仁堂”。

这种事古家自然也怠慢不得，古宁玉更衣净手，点烛焚香，还在院里摆了酒席，一家人等在门口。那楠木牌匾虽为木质，但质地却非同一般，其重量与金石不相上下，七、八个下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牌匾挂上门楣，这才算大功告成。

牌匾一挂，煞是夺人眼目，金框金字，富丽堂皇。再看那字，笔画俊逸飘洒，遒劲有力，大有米芾米元章之气韵；再看那楠木刻工，更是非同一般，雕刀之细，确是功力不凡，那金匾往

门楣一挂，不要说给“古仁堂”，就是给棋盘镇也增色不少。

这块牌匾使古先生更加名扬四邻八县了。

古老先生本来就有点绝活，再加上看过病和没看过病的人添枝加叶，便把他传得更加神奇。然而，这名声既成全了他，也害了他，这自然是后话。

自从有了“妙手回春”这块牌匾以后，古宁玉觉得光有一块牌匾似乎不太完整，这样，他自己作词，找人特制了两块木质对联挂在木匾两侧，既省去年年写对联的麻烦，也正好与牌匾配在一处，相得益彰，交相辉映。

上联是：千种选材详本草，下联是：万颗饮片配良医，“妙手回春”的牌匾刚好做了横批，看上去果然不俗。

“古仁堂”南边是座门楼，可以直达内院。六级花岗岩石头台阶取意大顺，门两边是两个雕花门礅；厚厚的两扇大门坐在石礅之上，显得煞是庄重威严；台阶下是两棵百年老槐，枝挺冠茂，三人不能合围，每逢七、八月份，树上槐花开得芬芳灿烂，引得无数蜜蜂采蜜，整个南街都能闻到槐花的香味。树下是两块上马石，无声地昭示着主人的身份。

古家门楼正月里同样要贴对子，只是这对子与药铺对子不同，少了几分医家气息，多了几分书卷味道。通常总是些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或“吉星高照平安地，福耀常临积善家”一类，但每年这对子都是古宁玉亲笔书写，字写得亦是讲究，颜楷为骨，行草为韵，很见功底。

二

古宁玉来到自家门口的槐树下，见树已长出新叶，微风一过，槐树清香扑鼻而至，心情也才稍稍平静下来，但脑子里仍抹不去史长生那张令人生厌的脸。

他心里很清楚，古家既不经商，又不种地，可日子过得比镇里哪一家也不差，这自然是遭人嫉妒的，要想让古家的日子永远如日中天，除去管好自家人外，防止别人坑害也是必不可少的，今天史长生主动与自己搭讪，到底为了什么，他一时想不明白，但史长生最后那句话他却是听得真真切切，但他坚信：只要好好经营“古仁堂”，日子就不会有太大变化，关键还是在自己，家和万事兴，别人想什么也没用。

古宁玉虽然事业有成，但有件事他却一直难于启齿。这事说起来也颇有些蹊跷：他曾为无数人治好了没儿没女的病，可不知为什么，自从有了德厚这一个儿子后，就再不见开花结果。为这事他伤了不少脑筋，所有的办法全都用过，夫妻俩药也没少吃，可就是不见效，以至都快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他从不对人提起这件事，也最不爱听别人提这事，别人说他不愿意要，他也只好顺水推舟，自我安慰：孩子不在多而在有出息，没出息再多又有什么用？俗话说龙生九子，子子不同，何况一个老百姓？万一出一个败家子，岂不坏了古家一世的名声？话虽这么说，他心里难受自不必说。好在儿子老实听话，脾气也和他相近，平时话不多，也知道用功，十几岁就能给人开方抓药，他才放下心来。后来他给儿子娶了媳妇，担心自然是多余的，儿媳妇连着生下一男

一女，这才让他心里释然。

古宁玉走进自家门楼，顺着那条青砖漫就的甬道走进二门。二门里是座影壁，甬路被分作两半。绕过影壁，四四方方一座小院儿呈现眼前。房子以东为上，一溜儿五间，南北各三间，南厢三间一明两暗，除了药房伙计住，还有一间放些备存的中草药；北厢三间也是一明两暗，由他和老伴用。挨着药房那间做他看病的房间；五间东房开三个门，两间是儿子媳妇住，一间孙子孙女住，另两间用作吃饭，小院显得很严谨。

院子挺宽敞，青砖铺成的甬道从二门直通各个房门口，整齐洁净。院子里有几棵柿树和枣树，长得差不多高矮，郁郁葱葱的，这会儿也都长满了嫩叶。影壁后面是个一尺多高的平台，平台是古宁玉请人垒的，他生性喜欢花草虫鱼，除了养些盆栽的花草，还有几只大号鱼盆，里边养了几十条上等的金鱼，既有墨龙睛、红帽子、望天、五花一类的平常品种，也有绿绒球、紫水泡、黄珍珠等上好的佳品，珍贵得不得了。

南屋的两个伙计已开始打扫院子，老伴也已做好早饭，古宁玉在院里看了会儿鱼，便先自进了东房。因他起得早，每天早饭都是他先吃，吃完之后别人才吃，很有规律。

吃过早饭，古宁玉来到药房，见伙计已把药房前脸的板下了，房里也已收拾干净，便催两个伙计说：“你俩去吃吧。”两个伙计答应着去了，药房里便只剩下他一个人，他闲散地在药房里踱起步来。

药铺本是四间西房，但两边开门，也就没东没西的。正面是一长溜儿的木制柜台，柜台有半人多高，古色古香的黑色木纹向求医问药者显示着“古仁堂”的非同一般；柜台上除了称药用的“药等子”和算盘外，还有两个捣药用的“釜”，凡从这里买了药，不用出门便可捣碎加工；柜台后靠墙的地方是一排药柜，四百多个小抽屉整齐排列，每个抽屉脸上都贴着中草药标签，标签

下方的黄铜拉手更是整整齐齐，熠熠闪光。抽屉里既有专治腹泻用的龙牙草、梅实、苍术、砂仁等一般药，也有用来医治哮喘的甘草、皂荚、艾叶等专用药，因古家以治妇女病著称，所以，治妇女病的中草药更是应有尽有：大黄、益母草、丹参，还有香附子、红花、黄芩，另外还有治疗疑难病症的蚰蛇、山蛤、蜈蚣等等，应有尽有。

药铺南侧山墙上挂着木制的“梅、兰、竹、菊”四扇屏，这梅、兰、竹、菊为植物中“四君子”，其实这“四君子”同样是中药里的四大名药，四扇屏挂在这里，既显得香清逸远，又寓意深刻；北面山墙上悬的是一幅隋唐大家、被后人尊为药王孙思邈的《大医精诚》医训中的名句，寸大小的楷书刚中带柔，端庄秀丽。这医训是用上好的绫子装裱而成，昭示着主人对医术的追求和为人的正直。

《大医精诚》上写道：

凡大医治病，必须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悲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若有疾厄来求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长幼妍媸，怨亲善友，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，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身命；见彼苦恼，若己有之，深心凄怆，勿避险（西），昼夜寒暑，饥渴疲劳，一心赴救，无作功夫形迹之心。如此可为苍生大医，反此则是含灵巨贼。

走进“古仁堂”，迎面就会扑来一股中草药的清香，吸一口那特殊的香气，会使人有一种心智升腾、神清气爽的感觉。

进得“古仁堂”大门，两侧是两张红木方桌，桌子两边各摆两把硬红木椅，桌上有茶壶茶碗，这是专为抓药人准备的，来人一般不用在柜台边等候，只要将方子递给柜台内伙计，便可到小

桌边喝茶歇脚。药配好后伙计将药送到桌边，斟茶结账，给人一种奉若上宾的感觉，于抓药人倒是极为方便的。

在靠近左侧的柜台里边还有一扇小门，门上挂着一块半截蓝布门帘儿，门帘洗得很干净，不见一点污渍。走进小门可直达看病房间。只抓药不看病人自然在厅里等候即可，而需看病的人也不用多走路，进小门就到。看过病，先生喊一声伙计，将药方拿出配药，药配好后放在柜台前，走时带上，既方便又省事。

“古仁堂”是古宁玉一生的心血所致。

两个伙计吃过饭回到药铺，古宁玉从挂着蓝布门帘的小门回到里院，刚在诊室坐定，老伴便送来一杯清茶，没说话，又不声不响地出去了。古宁玉已习惯了老伴的做法，目送她走出屋，顺手拿起那本久读不厌的《本草纲目》。古宁玉平时很少看闲书，最爱看的就是这本《本草纲目》，只要没病人，这本书便不会离手。可是，今天他虽然打开了书，却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来，看了好半天，始终也没读进去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全是史长生的影子在乱晃。他索性放下书，慢慢闭上眼睛。是啊，自己已经年过半百，何曾对别人这样无礼过？早起对史长生的态度也的确有点过了，坏人是什么坏事都办得出来的，可我古家人堂堂正正，忠厚老实，靠自己本事吃饭，他一个开妓院的二流子能把我古家怎么样？想到这儿，他睁开眼，目光里充满自信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邪不压正，我古家莫非怕你不成？只是往后多加小心就是。”想到这儿，他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。唉！棋盘镇这样的好地方，却让这样的泼皮无赖毁了，世道不好，坏人当道呀！

棋盘镇背靠燕山，东望渤海，西临长城，南面是一马平川，一条官道直达皇城北平。镇子虽然不很大，但因北靠皇陵，不论官居几品，上任后都要到这里巡视一番，因此使棋盘镇也着实占尽了风光。棋盘镇自古以来皆无甚大灾难，镇里人多为忠厚老实之辈，奸佞小人极为少见，不说别的，就连大的商家财主镇子里